玉堂薈記

玉堂薈記敘

春秋之作也定哀則微豈非以身際兩朝當世之故有不敢盡言者乎若夫數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惟吾所論列而無他顧忌固也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或傳諸故老或披諸載籍使非身當其世者有所遺留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故揚雄把三寸柔翰遇有所得歸而以鉛摘次之於槧獨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詞林之設名為史官而每易一代乃修實錄其簪筆螭頭僅存故事於當世之故闕如也官則設而職則廢何歟今上御極之初命史官記注迨後召對漸用喜怒恐不可以示後而記注廢矣備者日講六員專司起居一切詔

論傳宣月有其籍近因一二執政間奉密諭不欲聞之於外而起居廢矣雖然未盡廢也端木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稗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矣壬午再入春明感興時事甚懼此道之淪喪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槪於中則書之彙爲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纚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命曰砭記明其穕亂無統未足比於作者之林也然摭實而不敢爲誣余亦竊自信焉或㦝歛余曰此昧乎定哀則微之義者也余固所不辭矣菏水楊士聰題

玉堂薈記卷之一

嘉業堂叢書

菏水楊士聰朝徹撰

濫泛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水茂僅可浮觴耳見孔子家語本言開端託始非言末流近日時文多誤用爲末流或若酒醉源倒者然殊爲可笑戊寅歲乃見之票擬以驛遞濫觴已極夫驛遞流弊誠有之不合昝及開端且云已極何也夫省中不可有伏臘侍郎閣中豈可有濫觴學士乎

文湛持爲講官爲日不多而能致　主上之聽一日講亥　上方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文鄭重言之　上爲悚然下足肅容以聽使其久在講

筵何事不可得之於　上此等講書方爲有益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間也乙亥
册封差旋升少詹文旣久次又老憊不能乘馬屢託人
以三品爲請烏程固靳之指已坐日不久此處亦須他
到何論三品文甚不樂多稱病注籍七月召對試票擬
文正在杜門乃御劄與試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陳
子壯蔡奕深俱烏程所薦乃吏部具履歷以進竟不用
陳蔡而用文也
文湛持性疏直不類蘇人入閣後余止再晤每談無所
不及凡票擬及　上意如何傾吐惟恐不盡故人情翕
然余獨私語人曰文決非久於位者古人不對温室樹

者謂何未幾而烏程用許霞城事逐之矣
許霞城譽卿家居已久與之京堂非過科道中碌碌無
奇而取京堂者甚多豈必盡勝許也資俸兼論之說特
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難之者耳難許所以難文也文自
恃特簡於温無所依倚但公事齟齬可也甫入政府豈
宜樹私其與烏程論鄭鄤者曰晚生已叨冒至此豈宜
但復庶常烏程對曰且從容再議會許忽欲轉南又欲
轉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猶不察而謬爭之益事事在烏
程籠絡中如何展脫得乎
何香山在閣中二年烏程亦頗相安至是併逐之何與
文辭朝之日即温開籍見朝之日閣吏爲温投報單稟

温云來日二位辭朝恐不便相見温曰不妨至次早行
禮畢何與文拜温温亦還拜一茶一揖之外彼此不交
一言眞所謂一鵰挾兩兎者非邪
黎左嚴元寛爲浙中督學烏程長子儼干之而不能盡
從亦非能盡拒之也黎實不能恡浙中人情其爲部科
磨勘非盡烏程意也黎遂將儼書刻揭與烏程作對乃
烏程自辯儼爲秀才伲爲童生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
督學者乎不知秀才童生乃官生公子也其目中豈有
督學温之藉口未可以欺人也
乙亥六月大旱祈禱烏程宿朝房數日未歸寓次子伲
與惡少年游狎斜爲言官所糾事頗猥褻宜自引咎乃

嘵嘵置辯且云侃不幸而爲臣子衛編修肩文笑謂余曰烏程襲王荊石語誤矣彼時王緱山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爲臣子阻其上進之路今云不幸而爲臣子無乃阻其花酒之興也耶今昔之相懸至此

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長山相君殁於戍所同鄉總憲旅華東等相約於朝房候烏程求代題給䘏合歸里烏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衆等各無辭而退

烏程入閣卽日具揭至次日而準䘏合之旨下矣

王坤之疏及宜興烏程實陰使之將以傾宜興而爲首斬也自王東里召對後坤又有一疏二十餘款皆有事蹟上恐疏下又起爭辨乃留中不下而陳金鉉贊化之

疏上矣於是郎羲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以致宜興罷去實則王坤之言也陳爲刑科都給事中適范永漸奏疏言獄囚淹滯有旨責刑科回奏陳疏旣上傳聞票擬降三級調外於是陳遂疏糾宜興甫上而回奏旨下並無降調之說陳深悔之已無及矣初王東里召對時上語宜興曰卿昨辨王坤疏日後錄入史書甚是好看宜興默然無辭以對或云宜對曰閣疏原不發鈔此可以支吾否乎　上意有在直因事而發耳每見宜興語相知日有我在不妨此任事之言亦召禍之言也宜其及矣

殿試分卷在受卷官其實中書掌房者主張居多讀卷

多人每人分不及三十卷若援意中書以書字不工之卷聚於一處而以注意之卷入其中不拘分到何人自是第一但得第一則一二三名惟首輔之所置他人不敢問矣然是科江西陳泰來因夢狀元而改今名如舒芬劉國裳者則又前定之數也

辛未館選後言宜興者有日何地不生才而鼎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此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辨此而辨館元曰至於選館首名亦別無優異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但館元雖有實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甲戌曾就義刻

樹牌扁稱館元及第則又咄咄怪事矣

辛未館選他未遑論但以南直言之額取三人江南二人江北一人此成例也江北已擬張一如矣但以吳館元馬張二人皆名士不可去遂奪一如而並與之此謂之無私可乎張溥卷有塗注字卷完時政府極爲懊憾翌日竟以進呈　上既不駁言者亦未之及幸矣

烏程當宜興在位已自用事宜興不敢較蓋戊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輩矣故辛未館選烏程亦得主持北直吳愼旃烏程祭酒時監元也鄞縣沈憲申四明相君之姪孫而四明卽烏程房師又江右本擬朱徽宜興鄉會門生也豐城唐館師在內閱卷力薦羅小遜宜興以爲年

老唐忿然曰場中尙欲作會元而今庶吉士反作不得
宜與不得已乃以與羅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若非限
數限省不知攘臂交口作何光景
鄭方水館師入闈偶票一疏內有何況一字誤以爲人
名也票云何況著撫按提問　上駁改乃悟由是有館
員須歷推知之論輕變成法大啟營競此亦治亂之一
大關也方水師極其博學歷三十年詞林雖無他謀畫
而居心平恕未必非對證之藥乃以一時之誤爲　主
上所輕未幾遂卒於任良可惜也
方水師刻有詩集每首自注律詩一首注有千餘行者
爲絕句云萬厤年間老庶常　光宗已未復登堂蓋己

未辛未兩教習也按己未乃萬厤四十七年明年庚申神宗賓天　光宗卽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九月又賓天乃以八月爲泰昌元年豈己未屬　光宗乎大都年邁不及詳確處有之大段亦無甚錯若韓城之濫觴大貽嗤笑而　上殊未覺也

庶常常字奏章中有改爲恆字者頗因諱由之謬天啟年閒魏璫用事因知縣給由借題以處江西巡撫遂一切改之迨後又改舉人朱由㰙爲田㰙此益府宗室也宗室可改是爲蔑賜名矣且宗室以由名者何止數百果盡改之則　高皇二十字何以設爲改由字已謬而無識者併及常字果爾則高瞻祈見祈厚載翊何字不

當諱至　高皇帝之元字尤當諱也何概不聞諱而獨
諱崇由二字乎戊寅講筵講由也可使從政一節講官
讀由爲咎繇之繇　上諭以不必因傳諭閣中見在九
廟單諱下一字其祧廟惟二字相連乃諱則熾基等字
亦不諱也此諭未經通頒乃謬諱如故也我朝諱字原
甚疏闊　英宗諱鎮而邊鎮之鎮三百年未嘗諱也
即武廟之照字書本從火未諱四點者故自　世廟至
熹廟百餘年照字如故而今乃追諱爲炤甚無謂也
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即祖宗等
字不過與皇上並擡今　上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
令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誠哉尊祖敬宗之意至

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用高擡意欲尊之而反下同於
人類適所以褻之也
孝純皇后　上生母也崩時在　神廟年間未嘗傳寫
御容辛巳忽傳　上意於新樂侯家求子姪似孝純者
一人據以傳寫乃以新樂侯弟某貌爲酷肖遂寫成大
軸繇大明門迎入此何禮也無論男女年歲之殊未必
盡與相符即甚似矣果可認爲眞否　上意又嫌於獨
厚生母又別爲　先帝御容及令博平侯家亦求一人
似孝元皇后者一併傳寫迎入夫　孝純御容偶得於
新樂之子弟既已奇矣乃　孝元亦依倣爲之豈俔天
之姿定有一親屬宛肖以待夫後來之傳寫乎不知

先帝御容又以何人爲的據也此等典禮決當諫止而竟無一人言者進御容之日　上出甚早百官多未到者時德州已入閣矣亦未到乃　上揭參班役及裁縫參班役以其赴寓遲也參裁縫以其綴繫不堅臨期而落也此等舉動書之史册可發大噱大臣凡事當自引咎不可諉罪於人況諉之下役乎雖微事可以卜相業德州掌銓凡德州人不令來選來選者輒得劣地歸德知府楊本鋮操守治行俱無議大計忽以浮躁處河南山東人俱不知所從來久之乃知一鄉紳府佐有揭在德州處止以本鋮爲同鄉不得不處夫官評不憑撫按而憑劣紳之仇揭冢宰之執法安在也即以同鄉示公

詎足述乎

德州內附烏程步趨不爽於同鄉中獨厚宋鳴梧父子跡其所爲又未嘗不縱不徇也夫內植黨援而無關輕重之人苛求以示公此輩心事眞不可令人見也

張瑤號海湄開封府推官才品亦卓然第負氣不屑爲人下辛未考選至京例見同鄉諸貴時高碰齋爲僉憲宋氏父子在垣中其門役有所需索亦事理之常張自負吾同鄉也不惟不與更怒詈之高與宋俱不悅及考選之日以宋九青改爲吏科而黜張爲同知其實二人治行不甚相遠一旦抑揚太過不平之鳴所自來矣豈獨張之過哉高宋諸人與有責焉

張指宋爲倩人代書往日　神廟中多有此事蓋官評久定借考試以結局其倩人代書皆驕貴之態非不能書而假手於人也宋或有此事亦未可知張上疏後宋自辨寸心不死兩腕猶存云云　上竟令覆試與前卷無異或云宋之原卷非已書者已潛易之矣宋覆試疏得旨如故張由是降河州判官孔有德陷登州張被殺贈太僕寺少卿

張疏論鳴梧云青瑣非世及之官旣以私其子又以私其猶子宋辨云年家兄弟相呼乃仕途之常而必加人以不可受之名余竊鳴梧刺書宗伯致刺書宗姪俱不著姓似非年家通套

二宋在垣中雖稱兄弟後各遇艱在京同時者不多日之晉本以館資在前丙子以父艱回至戊寅服未闋而玫轉都垣之晉聞之不樂遂成嫌隙後入京玫轉大理少卿之晉歷都垣僅陞僕少益不樂玫旋陞太常之晉即陞副憲以傲之玫未幾陞刑部侍郎之晉乃陞戶部侍郎以班更在上傲之互相爭長余壬午入京二人俱處分去識者告余謂其穉氣

任者泰沂州人鳴梧之兒女姻家辛未爲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太長厚第後在東城一錦衣家踰年來選復館其家余以爲宜過西城寓選有地方便於搢紳接見任竟因循不果後選得雄縣令謁之晉用拜帖又不跪

之普大不然之到任未久嗾巡鹽御史劾之降調復陞令屯留卒於任余時奉差夜旋京問之普何不爲令親地之普云甚以爲媿當日曾言之主者主者云吾劾疏須一甲科若别有一甲科相易乃可舍之因向余嚬蹙云御教小弟何處尋此甲科余知支辭微笑而去

丁丑九月　車駕閱城總督京營成國朱純臣及協理陸完學以營兵屯劄宣武門外　上臨視大加稱奬於西南城樓召二人各賜以酒三杯杯用金椀便以椀賜之至是而培城議決培城者以南城太薄培如內城殊不思南面有城尚嫌其薄東西北三面無城何以不論眞無益於勝敗之算也

初出閱城余知必且培城蓋前此議之久矣培城未已又濬大隍於五里之外壞百姓冢墓以千萬計工竟未成而止又以外城無牛馬牆諸內璫認助築此計甎萬萬力不能辦乃以土築之塗以石灰牆既瀕隍霖雨時作不旋踵而圮歸隍中矣王者守在四夷況三百年來之京師金湯鞏固豈待後人之增加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爲甚石版平起空中人家醬瓿或移諸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遇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似有物憑之者也八月正值大學丁祭陳井研爲祭酒黎明祭畢飛甎及陳之肩而未傷三次余皆在寓所有聲自遠

來至地如籤揚蘇門牕殷殷而過說者謂火藥至精則能自焚年來碾作極細寘少許於掌中焚盡而膚不傷精之至也是時內操方盛無歲不變而戊寅爲甚迨後辛巳罷內操年餘而火變亦絕得非以類而相召歟

四月之變火藥飛至西山其下如雨須臾地上厚寸餘也督監主事劉某飛石傷足甚重是日約御史宋學朱同往偶有他故未往得免余見宋賀曰年兄必有殊福宋尋出按山東明年正月二日濟南城陷死焉死生信有地也

遵化知縣秦世英己未進士忽調蓬萊蓋以遵化經已巳之警不爲善地登州僻處一隅可自固也未幾孔有

德發難吳橋莚破登州世英死焉朱之裔京師人爲青州道僉事戊寅冬有進表差以青州空虛移家寄濟南城破之後母妻妹皆死於井而青州故無恙也之裔後改名之馮以此見禍福之來非人所得而趨避矣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也祖制極於四品安有玉犀但因貴幸而賞之雖玉犀非玉犀也累朝相沿以爲定制今　上辛巳創爲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爲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或云御製有歌未之聞也是眞以爲官矣每朝時舉焉一人繫光金帶焉杌一人繫光銀帶余謂寧可濫用玉犀未可濫用金銀此

豫政之漸識者懼焉

自宜興師再入　上不信中官禁朝官與中官往來曩日兩闕及承天門端門憩足之地皆不得入於體甚正其實結交近侍不在此也此等中官有何可結終年往還居停不過一餐餽送不過一金彼密通奧援在不見不聞之中有以千百計者孰從而致詰乎

黃石齋朝參不坐中官房間有用帖處不用通家字自持甚嚴余不盡然之竊謂坐亦無妨通家字亦無妨也人貴自立耳此等處有何干涉嘗見一中官安坐時再三稱不敢又云通家侍生不敢令人失笑謂此輩足與較乎何其不廣也自余壬午再入遂禁往來亦省御許

多周旋悵石齋不在此不知如何快慨

丙子東變將出以張元佐爲侍郎撫治昌平三日尚未行同時所遣提督天壽山中璫即日北行　上謂閣臣曰內臣即日已行而朝臣三日尚未動身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此年昌平城陷乃內臣强巡關御史王肇坤開門納假兵而起內應者閣臣何不舉以爲辭豈其讋於天威而未敢耶

張彝憲之總理戶工二部所司不過稽核非有出納之寄也且初時尚坐部堂迨自立署絕不至部朝覲各官即有錢糧相關遣吏投册可矣乃相率而詣之行見部禮至於考選各官以功名所繫趨之尤急拜伏堂下了

不知恥異日翺翔言路責其風節不亦難乎況欲取館員於此中爲異日輔弼之用如何使得

中堂體統不爲不尊卽吏部尚書至閣相見必候門吏跪稟稱某官見然後得入中堂出閣至花臺相揖立語而退無人閣就坐之禮至於總兵及兩司會教俱報門行跪禮王弇州云兩司於中堂無跪禮豈末之親見耶夫閣體隆重乃爾何事不可爲乃居其位者動以本朝不設宰相爲言及至悉雎行私則又莫敢誰何是居事權之實而隱其名也彼遇事推諉及竊弄威福者亦復何怪

掌房中書其勢不得不通內府閣中諸事皆與文書房

相關一刻不通則內外懸隔政多齟齬然以濟事則可以行私則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卽以此輩通之不害其爲公忠如峻其界限槪示屏絕一事也不能做

翰林講讀而下至閣外報門而入中庭而揖儼然屬禮舊例管誥勅則官雖講讀而下不報門先入揖畢過東各官方報門入揖然誥勅止六員率先儘宮坊不能及講讀而下己卯衙門人少王炳藜邵韓芹城四維俱以史官管誥勅不知果如儀否但史官執屬禮未爲過也新中堂謝恩尙未到任與史官何與乃相率詣精微科揖此一事甚無謂所謂當改正者也

宮坊入閣內平揖送自出尙書以下皆同但送出相讓有過屏不過屏之異然出閣時中堂讓尙書先行侍郎不讓葢從來中堂皆尙書銜故不讓侍郎耳今以侍郎入閣者儘多而不讓侍郎可乎舊例六品宮坊列銜在講讀後自乾厤己卯改列於前葢中堂以宮坊非屬自以意改之非舊制也

舊例衙門自學士而下俱有其官講讀學士五品光學士五品而作四品張江陵王太倉俱以庶子升學士郎陞正詹侍郎不歷少詹也壬戌諸公三年尙轉講讀乙丑以後并講讀不轉止以久次得爲宮坊至辛未乃並贊善而無之衙門官自學士而下止爲兼官並不正授

其故何也

古學士有朱衣吏雙引單引之制今代無之惟講讀以上例用紅鞍籠司業講讀單引贊善以上雙引是亦古學士遺制也

錦衣官屬太濫至千有餘人其旗尉效有年勞者皆得補官歷累而上而最冒濫者爲東廠理刑夤緣徑熟即一赤棍不數年位至極品如喬可用者是已其例不由南北二司者雖官都督不得稱堂上官即北司較南司爲重然惟富者得之其選可知如可用亦繇司轉而稱堂上官者也爲吳昌時居停以此革職提問余謂此帶刀宿衛之選宜稍鄭重之非世蔭勳戚不得推堂上官

其出身旗尉者雖有年勞止許帶俸庶幾其少瘳乎

錦衣惟　世廟最重至神廟末年北司生草無一繫詔獄者至天啟年閒又太重矣今　上錦衣雖無大恣睢而詔獄接踵雖欲輕之而不可得也

戚畹皆於堂上列銜而不與衛事亦不至衛到任勳衛亦然惟皇太子侍衛乃用戚臣何不斟酌此意掌印辦事閒及勳戚惟其人之可用與否無俾例拘盍　神廟時亦嘗用成國之弟矣不猶愈於市棍乎

錦衣詔獄雖與刑部不同然亦伺　上意旨所在而加輕重也如王世盛鞫問巴縣家人竟至忤旨非持正也上一面溫慰勉留一面嚴鞫家人安知　上意所在至

熊魚山開元下詔獄獄中具款纍纍錦衣匿不以聞則
以相君之寵未衰也嚴刑之下蒙蔽反甚於刑部徒使
怨歸於上耳
章格非正宸參巴縣下刑部次日王炳藜偶晤巴縣云
成就老先生作文潞公矣巴縣艴然不悅曰這箇　皇
上如何做得潞公退而具疏滿紙不平之氣無一字中
捄夫潞公所事非庸主也以　上爲過於仁宗乎以
上爲不及仁宗乎諉過於君以洩私忿甚非大臣之體
巴縣在閣中二年糾者甚多而不能動搖至鳳陽失事
糾者益多以楊崑岑爲巴縣座師也楊之死比失陷城
堡律亦未確其實受巴縣之累而巴縣佐政如故是年

冬 陵工肇興閣中隨例捐助范永澌署工科乃出疏駁正言陵寢失事實繇崑岑崑岑撤防原因巴縣使巴縣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助在巴縣不宜捐助也巴縣素稱利口到此亦失所措乃上揭引咎而上亦遂允其去范曾以王維章事參巴縣至是踰年也楊崑岑名一鵬爲蜀中司李時曾遇一異僧至甲戌爲淮撫已經二十餘年忽遣人送書則四絕句也皆歸隱之意未幾禍及楊死數月主稿郎中紀克家在署白晝見楊入遂仆地舁歸未三日而卒其精爽可畏如此于忠肅不至是也紀引盜陵樹律雖無其盜之情云云宜乎楊之見形也皇陵失事地方官當任其咎然撫按官

非專責豈得與內璫同罪竊謂此案以內璫楊澤當失陷城堡律而撫按量從遞減庶得其平乃言者以事屬重大將借此以去二輔遂嘵嘵於溫之親指吳振纓王之座師各加力攻此意何能揜　主上之知宜乎楊辟吳戍而二輔仍如故也

乙亥春成德爲滋陽令庶子倪鴻寶元璐上制實制虛疏與少宰張捷爭辯又　皇陵失事言者紛紛二月余過滋陽成示余刻成章疏並問通政司上疏事宜實有建言之意其後偶處府廳一二積役任事太過府廳忌之遂言於巡按御史禹好善而劾之又恐不坐貪酷或挐他不倒故造列多款然而在任清操不可泯也成既

被提入京欲伸前志每爲范永斲所阻逮范以艱去而
成遂奏揭紛出小題大做矣
成事　上亦疑之遣人至滋陽訪之百姓言屈者十八
而九已有昭雪之意而成在獄中搆訐不已又遣母各
處投揭至隨烏程之輿訴詈至朝門烏程具揭　上乃
命於長安門杖之六十繇是不待追贜而發戍結局蓋
烏程亦畏之也
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力仍
足相當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
爲無見而袁爲人疏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
罹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

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羣然以爲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袁既被執遼兵東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尙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爲蓋袁在遼左最得將士之心故致如此　上乃出諭謂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其後再踰年而有孔有德之亂得非傷遼人之心而然歟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毛文龍之死何所關於成敗之數自袁敗而議者執以爲辭於是連及大學士錢機山龍錫逮入獄論死初華亭陳繼儒曾贊成誅毛帥之議錢既論死其家子弟日至陳家加詬厲也辛未大旱　上釋死罪六臣機山與

焉使其當近日韓城宜興之閒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輩亦不免此言眞可惕然思已

蘇有功毛文龍營中副總兵原名毛有功文龍死東降後被捡解京但檻車中飲酒放歌旁若無人及被旨處死而其夜自演象所逃矣究其故乃解役於途中每夜放出說書至是亦然遂忘收禁而逃也解役抵罪五城及東司房出示懸賞杳然無蹤三月後乃於邊外得之解京正法臨刑猶句酒不已亦奇事也

余孝廉時見假孝廉二人一張致樞一楊震寓皆曾相與致樞假富順湘潭二籍辛未揀選爲一富順孝廉所

發乃一書辦姓任因致樞卒於京娶得其妾據所遺監引而假之震寓不知所假何人曾任濟寧半年後居儀徵與揚州孝廉結社遂從儀眞起文會試選得鄖縣令爲僕役分銀不均而事發二人俱大辟楊尤久假至十六七年天下事何所不有

癸酉秋決之日 上素服在建極殿與中堂諸人相商極其虛懐而烏程無所平反大負 主上哀矜無已之意也內一人徐兆麒遼東人曾以孝廉署濟寧學官甚少年爲陜西華亭令到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此不當在矜疑之列乎 上於此頗費躊躇而烏程初無一言

立覩其死乃知年來操切之政多成於下不盡成於上

也
楊武陵之柄用實借徑於田貴妃是時與　中宮不相得　上亦久不見中宮故武陵因星變上疏陰含譏刺未幾而武陵入閣矣後有悼靈王一事楊在楚中督師疏請持誦華嚴相隔僅旬月耳異哉桴鼓之相應也
辟韓城之用烏程陰薦之故以僉憲驟登政府至其敗則未有知其繇者　上嘗與韓城言及財用匱乏韓城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再萬二騎馬各一萬而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此旨問有鈔傳復嚴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

清死復及其子國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兒女親也上疏爲言又奉嚴旨於是李氏盡鬻所有其房無人售則拆毀賣之內閣中書楊餘洪周國興者亦李氏親也敎李氏云有形之產旣盡即不上納將如之何久之韓城偵知其故密以聞

上因年終舉劾兩房官（舊無此例始自張淄川）遂劾二人閑住有

旨各廷杖六十二人老矣郎日死翌日韓城夜歸下輿見楊周二人在門內忽失所在韓城懼而計無所出是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遂造爲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　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錄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壽寺其後建九

蓮閣內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乃　孝定以夢中所見語塑工而爲之寺僧相傳菩薩爲　孝定前身其來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　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云云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還都要喚去大都　上未嘗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遣人傳報　上大懼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韓城發端欲誅韓城以謝　孝定在天之靈會垣中袁忍西疏糾韓城遂有成何糾章之旨而翌日列款以進矣袁疏皆一時掇拾其於韓城壽惡百未罄一乃　上意先定於是楊馬二一長班下獄鍛鍊成案遂令御史郝晉勒令自

盡韓城將死日吳昌時殺我其實韓之死始末如此非
盡昌時之力也
韓城初罷　上令人潛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書王陞
彥往焉遂執赴詔獄陞彥孝廉試中書撰文者從無掌
房之例庚辰闈後與梁維樞俱轉尙寶丞或欲依附韓
城以就功名但轉未數月亦無甚事也其招辭皆憑空
結搆爲之陞彥松江人吳昌時之甥也赴市時語人曰
此家母舅爲之我若有言便得罪於名敎矣陞彥死後
乃見夢於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應三年後看大報
應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應也未知所謂大報
應者何也

韓城之死止坐贓九千兩將何以處夫嚴分宜也韓城之陰賊險狠死有餘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懸坐之贓殺之何以服人刑政之不平無甚於此者矣余非為韓城訟冤也未幾而有宜興之事分明殺得手滑後來何所底止

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興得罪之始也迨吳昌時廷鞫後始令催來候旨明乎罪因昌時故諸臣言昌時么麿小吏　上曰昌時是么麿難道周某也是么麿厥後刑部擬罪舍昌時而耑言封疆明係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則有之矣豈宜興一人之罪且視師不過末一段事始終封疆者自有其人與宜興何與及至旨出

則又不言封疆而言機械機械者罷內操撤廠衛皆機械也此內璫所日夜文致於　上前者至此亦不覺流出筆端矣

壬午余入京正値杖卜譴怒之時廠衛自此而復當召對時宜輿不在朝亥日始入此中情事宜輿豈不知何至一味逢迎作此等處分況以此復設廠衛　上之疑自此始矣此此時正言讜論爭之不得而去何等光明何至成禍乃苟且委曲而擬聖諭行之余初疑諭自內出至閣取原稿覽之乃閣中所撰也至廠衛既罷復設亦絕無一言至冬底乃借廷杖衛鞫以快私忿何歟易曰知幾其神乎其孰能與於此

宜興進言亦甚有法如黃石齋一事本因　上問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何以能至此宜興奏曰飛在當時固是忠勇然亦未必盡如所云但因秦檜譖搆飛遂不得其死後世憐之所以說得飛更好就是古今所無即如黃道周　皇上罪之甚當但此人素有浮名亦只是做得時文好故一時文士多稱其美今在瘴癘之鄉一旦不保則後世亦止知憐他就與岳飛相類　上微笑而不言蔣晉江因曰道周在獄踰年只是讀書及感戴聖恩曾手書孝經百卷各有題跋此人大要還在忠孝一邊還望　皇上赦他　上曰既是卿這等說豈止赦他就用他也不難翌日降御劄云永戍黃道周罪無可道今

特赦免前罪著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見朕
重學惜才赦過宥罪之意
壬申畢司農之入獄也救者多人單疏合疏共四十餘
而未有允意最後吳和受甘來疏曰自嚴之罪豈獨在
蒙徇哉歇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
終遂致　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人之年匍匐入
獄萬一瘐死獄中使人疑　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
疏上翌日遂令寓所候議是　上未嘗不受言也存此
二條以爲諫法
宜興師再入卽欲起張鳳翔蓋其人素負東林之名也
久之　上意未用至壬午冬乃召入問以諸臣舉爾知

兵其具以對鳳翔如不聞者但言水陸艱阻之狀　上
不悅令部議及疏上有黔技已窮等語痛罵一篇宜興
乃票駮一旨意若深求而實指以破敗於是削去前疏
單言耳瘠矣鳳翔告余曰不意宜興如此之妙坐此留
用補兵部侍郎又前此六月省獄改其子幼安死罪爲
遣戍其受恩深重至此
上卽位以來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無賢者求其精神
提挈得起者惟宜興與烏程二人但俱不執於正耳其
初入門更無少異惟宜興近和烏程近刻其以自遂一
也烏程最久不露破綻大意主於逢迎其後轉相摹倣
不離烏程一派雖精麤不同其揆一也天下事的確是

這箇人壞了

孫松石三傑有意去韓城丁丑乃發舉人曹鳳禎一事文衡之子而劉濬石安行之壻也更有韓源爲之房師一疏而累數人而韓城無恙也韓城當日爲禮科都磨勘之際未免爲濬石之意居多則韓城當先受其咎然而韓城但以此去則韓城不死矣天意留之以甚其禍也其後覆試　上自命題不義而富且貴萬物皆備於我矣其文頃刻而就閣揭云覆試雖通仍當革去舉人蓋留雖通二字爲異日展辨之地也　上乃親閱其文塗抹數處無不確當改爲覆試支離眞支離也卽其首篇有承前人餘蔭等語蓋自寓爲文衡之子也於題何

涉非支離而何不意聖鑒亦精於時文也
曹文衡爲薊遼總督革職爲民而去豈宜樹坊乃以此
與縣官不協遂至掌縣官之面縣官捉文衡杖之二十
寘於獄此河南鄉紳驕橫之報未幾而有苗思順褚泰
初之事皆河南人也衣冠掃地矣
閣下書刺科知道友舊例也萬厤中有上疏爭之者未
能改也王巴縣曾被論有持其通家侍生帖在外向某
武弁作何事者王自辨衙門有體卽在內科道不與以
侍生矣垣中諸公憤憤至形諸鈔參未幾文長洲入閣
乃槪用通家侍生於是臺省諸公翕然稱之而體局遂
爲一變矣後此入閣者欲仍舊則不敢槪用侍生則不

甘乃政用通家生則有之矣安有身爲大臣而在廷言路無一人不通家者此其虧體殊甚皆自長洲開端矣長洲雖賢吾不敢諱此一事

宋之儁山西人登州僉事梁衡爲萊陽知縣皆嘗孔李畔時有守禦之功其後因爭敘不和遂至互訐宋訐梁九十八款梁訐宋一百零二款但宋富而梁貧故梁入獄而宋僅候問有何不得已之事乃乘陳啟新値鼓之日投疏求正直言官勘問親跪啟新垂涕哀求由是問官不敢爲梁伸雪至擬辟坐贓二萬梁在萊陽僅一年乘城守禦乃有八月其餘日卽日受百金不至是也宋本與陽曲王府結親而又爲禮部未幾奪襲事發遣戍

人咸快之而粱罪如故會曹璫清獄乃追贓遣戍粱至不能具路費同年歛銀濟之而宋在京舊有典鋪賄賂把持黑獄矇天舉朝畏其反噬甘心出閹尹之下世道人心至此澌滅盡矣

陳啟新跪於正陽門下實由曹化淳閹之於內自古小人進身未有不自中璫導之者也獨怪正統年間曾有淮安衞軍丁某以訐奏授垣中今二百餘年復有此事亦出淮安是何風氣但丁後以奪情入郊壇論戍遼東而啟新被參乃獨逸去斯一大闕事也

淮安人文寥寥顧多出高科近年若丙辰之丑可孫辛未之夏日瑚皆是其年不永亦甚似至清河小邑無城

僅僅黃河岸上一郲落乃有狀元丁士美生焉其地澌
黃交會風氣所鍾信有之矣
天壽山眞大地葢他處之山不過一山此山西自太行
東連山海層巒疊嶂綿亘數千里余嘗上　陵望諸山
之氣鬱鬱葱葱石之骨脉極其龐厚卜年卜世之祚固
未艾也諸　陵各占一山惟　長陵規模甚大　德陵
甚草草面前有橫嶺葢定於倉卒不及細擇也
皇陵之變燒燬明樓此見於邸報者也有自彼來者云
寶頂被穿一穴不知深淺地方官多諱言之自此連陷
藩封皇子繼薨得非根本之地有所搖動而然歟　承
天陵寢陷在賊中相傳未動正自未可知也

辛巳　上再幸太學復命詞臣删纂六子邵周二程張朱余晚至乃得朱子數卷多駮辯陸象山語余意學者意見不同不妨各存其是不必自樹藩籬專事攻訐如象山者豈異端者流乎乃煩此呶呶示人以不廣也余一切删之爲朱先生恢度然　上之爲此實因欲令道士章醮故以此崇重儒術俾言者不得借口耳

玉堂薈記卷之一

玉堂薈記卷之二

菏水楊士聰朝徹撰

章醮之舉爲中外多事將以弭災求福而要之事天以實不以文殊不在乎此也每遣羽流於南城爲之　上與　后妃密往行禮自文華殿西夾道中往來一日有部僚接本在會極門忽傳　駕返退遽避入文華門西直房於窗隙中竊見　上乘小輦輦前立二宮娥端麗無比其次　后輦又次田袁二妃輦歷歷見之甚眞不知　上亦窺見其在直房中矣俄使中璫至問何人以姓名對　上復遣諭之至外勿言也

田妃父弘遇陝西人久住在京曾爲千總官其妻吳氏

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在京無所不結納每科道命下徧拜之設筵以款科道皆樂與往還弘遇誕日各聯僚類往祝一月高鷺磯名銜爲錦帳列余名以往田忽投請啟邀致再三余力辭之後告假往南海迴至濟上避賊居三月余方告病在里竟不往拜總河張玉笥語余曰田在此是客僴不往拜余答以在京從不往還且曰太宰認爲同宗前參太宰時太宰欲挽弘遇講和弘遇逡巡不敢至也何以拜爲然田見他客往往問余至臨去登舟乃自來拜余余至舟邊還拜而已

田妃能書甚有機智誕日在四月丁丑過旱　上方齋

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爲誕日不宜還也庚辰辛巳之間大璫曹化淳輩使人於南京揚州用重價得歌舞女子數人　上甚寵之卽辛巳册立爲嬪者是也緣是累月未與妃相見　妃乃手繕疏諫　上批數月不與卿相見學問覩昔大進歌舞一事　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云云此疏竟在弘遇家每持以示人臺省諸公多有曾見之者

吳阿衡河南人初第時娶弘遇妹爲妾近爲薊遼總督有疏言其飲酒多近婦人者上疏自辯稱臣之妾卽都督田弘遇胞妹娶已多年臣近得賜褒之諭云云此何等語乃人之章疏可謂大無禮於吾君矣又山中走出

一熊爲兵所得乃疏陳練兵之效未幾全軍陷沒
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田已立爲貴妃袁乃鋪宮相去
七八年袁固　上卽位時與田同選者也袁僅生一女
寵愛去田遠甚卽弘遇聲勢赫奕喜與朝臣交結袁之
父名佑謹飭自畏不敢輕見一人往往相反也
田之宮謂之承乾宮袁妃爲翊坤宮翊字卽　神廟帝
系累朝相沿不聞諱也壬午余在東安門卽東華門袁
同守門得與袁晤因及宮中事言袁妃近作一紫檀紗
廚費七百金其管事內璫奏曰奴婢爲娘娘節省三百
金如萬歲臨問宜云千金不可言少恐照樣再作便作
不來後　上見之果問妃對言千金　上細視良久曰

果值千金前中宮以千金作一厨尚不及此葢宮中費用大略如此只憑內璫口中或千或百無處稽攷袁又言　上住乾清雖時過　后妃各宮至暮必歸乾清然後宣召　后妃不奉宣召卽各宿其宮不至也此本朝制度之善卽妬忌無所施矣又言　上寢處木臺高丈餘以階而升上作版屋內設牀榻又言內中多藏異物歲一閱視出之於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計其瓜當大於關屋此古來史傳所未聞也

戚畹遇節宮中皆有賜其家則進果盒或五六十副或百副視所賜以爲多寡大要以千金出則以五六百金

久矣每季皆有賜衣少者三四十端此皆所當議省者
也袁在門時有冬衣之賜內監所行紅面揭帖首開翊
坤宮三字後列緞絹數目時袁妃差內璫至與袁語良
久人不得聞又數日妃偶病袁於家設醮事三日三夜
以祈福云
乙亥七月召對止賜瓜果自壬午以後乃出內饌每衙
門量人數多寡或二分或三分每一分爲肴菜二盒秔
飯一盂精而足用不似光祿之虛靡也
日講每次有酒饌初次設宴以後每人折銀一兩俱光
祿寺辦戊寅　東宮講讀該寺照例辦宴及講讀畢
東宮諭云先生每喫茶已設之宴一時撤去殊爲非體

夫豫教元良何等大典國家不經之費不知凡幾乃吝惜及此乎此萬萬不當議省者也

丙子二月十二日經筵屆期諸臣俱候於文華門外而大雪不止至午後　上不出傳免午門外設宴已久遂一併撤去余當時展書頗憚其難戲語同官曰經筵進講不過老生常談何如將此宴便賜諸人豈不省事旁有一內璫贊曰此位老先生講的是大雪如此只是賜宴郎與經了筵的一樣同官皆笑余因述今早來時遇一宿科省員於長安門彼此班役相問其人曰怪得雪中如此早來原來今日該喫經筵具說經筵如何可喫與經了筵之言正相類也

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鐸講聰明睿智一章分疏敬信悅字反語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麻等語講畢　上怒責數言謂其敷衍數語支吾了事全不能發揮精義云云鐸出案前待罪良久　上命起來又忘卻謝恩次日乃上疏謝其次講尚書者乃黃綗存錫聲細而哀無一字可辯　上不懌而罷同官衛紫庵胥文語余曰黃前輩講書恰是哭了一場余曰正爲王前輩講不稱旨可爲痛哭者此也

丁丑編修劉正宗失去銀帶衣物久之乃得於一典鋪捕役偵其所自乃中書吳某名忘其所當及於武英訪之又無姓名蹤跡且久則積年大盜也有妻妾數人延西

席教子每日扇馬道上拜客夜卽爲盜有繩作輭梯無夜不入人家曾盜黃納存家銀數百兩又盜進士李曰池衣箱中多物會余赴一席同年金壇王有三詠諸狎出時有三方爲中書余因日弟有一言年兄莫怪問何言余曰近日劉家失盜其姓吳者不知是中書賊又不知是賊中書於是合坐大笑王亦笑無忤也

余第後觀政工部曹葆素（名珍尋改名珖）爲大司空每怪進士入署不齊揭示司農火房有寥寥十八員等語尋値祈禱豫戒諸進士分爲兩班須皆齊到一日行禮旣畢余方到則止二人行禮乃無錫馬君常世奇安陽尙大倫也稍間止有二三人續到遂相率散去余戲謂二君曰

不意曹老先生約束一番乃公馬上得之也

庶常每日進館無力顧長馬多是暫顧至館日斜出館須遣役至棋盤街顧馬接歸一日諸人俱散余自內出見馬君常羅小遜在二門外余問何爲不去二人云方遣役顧馬立語久之其役來復云今日操無馬余笑謂曰此處現有一馬一羸何得言無羅張目指余曰這箇人馬惟笑而已

館中初以李豫石爲長閣音不甚正每晨設假以給假爲卽藉以王邵爲黃笑以趙之英爲醮賫英英字讀近仍音而稍清每遇二人不入館則豫做其說假之狀以爲戲笑然李端方重厚不爲詭異復饒經濟之才館中雖多人余

所服者惟李及吳默寘太沖二人而已

羅小遜好稱王子安滕王閣序故序余使鄭吟亦云昔王子安矜落霞秋水之句云云在館時更屢言之一日冬寒爇火復言及此而所衣䙵裘不覺被焚余戲曰弟亦有一聯曰火光與褐袂齊飛羊毛共炭灰一色

沈憲申及倪鐵山皆大鼻程端伯衞紫庵共爲律詩詠之略云何物崔嵬起面間土星高挂大於拳稱來重有三觔半打匾猶餘五寸寬又改杜詩云鞭條日暖龍蛇動破扇風微燕雀高朝罷驢屎攙滿袖詩成狗屁在揮毫京師脚驢多於沙塵中遺屎既乾經踐仍復成塵則乘風而起觸氣逆鼻所謂驢屎攙滿袖也初鄭方水師

每入館甫及未刻即出惟豐城唐師久之不出同館苦之迨壬戌秋鄭師入閣一日值程有事欲歸而唐師至申末未出程乃吟曰人生有版須當打枚卜何曾到老唐蓋院堂有鐵雲版必擊之而始散也此數則俱可資笑

癸酉八月朔閣試商霖賦題本明白乃有用 祖宗皇字上高擡者吳澹人套用北山移文曰騎箕之精肖象之靈云云移文似非賦體前此試視聽言動箴乃有用程子四箴次韻者又遼師凱歌行有用登牙二字者牙大旗也唐節度使門有牙旗如今督撫之儀故其內城曰牙城今裁去城字如何可登余嘗曰此既彈琵唱

山之流蓋俚語彈琵琶唱山坡羊也張天如自負名士視同年如蔑有乃其閣試賦得兵氣銷爲日月光首句云不把高官奉武人其餘稱是不欲盡言之昔人以翰林院文章光祿寺筵席教坊司彈唱並言殆謂此等非耶

曹秋林藴清未歿半月前一醫者見之語人曰此公不過一月候視其口每啞張而不合也時方無恙人不信之未數日而病病十餘日而歿病中同年視之纔一張目卽合忽作鳳皇賦至三十句條理井然極其奧博俄而寂然閉兩日而終

同年曹天錫偶於寓所之側見一婦甚美使人偵之則

夫歿且欲嫁也以五十金得之其婦曰索衣飾曹極力奉之未幾以天且暑別遷一寓婦親擇多不如意最後一寓稍遠乃僦之婦先往曹在舊寓發諸裝橐會天雨久之未完迨完而往則婦與細輭俱不知所在矣曹大駭天已暮無可如何明日至其嫁處訪之杳然無蹤曹甚悔恨越數日其婦忽從外至曹欲執而尤之其婦絕無懼色大言曰我本有夫婦人被汝强占多時速寫兩無相干一字與我不然與汝到箇是處曹默然久之有毆呵者過婦欲出大叫曹恐失體卽寫與之而去同年吳一元云然

曹縣姚擇揚辛未第後娶一妾其姊頻來試挑之欣然

順從月餘親屬來者無不與通先後數人又皆姝麗姚自以爲奇遇然而稟受清羸未幾疾作而來者不已其房師許石門遣人逐之不能絕至言於巡城御史呼總甲逐之究其故乃親姚之清羸欲因而斃之也京師多有此事卽此二人可爲羈旅娶妾者之戒

李春瀾麻城人鴻臚寺序班上藴自言其母爲梅長公之煥所强占最無恥之人也一旦自楚中買妾朱氏贈簡討王用予朱氏絕色本楚藩宗室妾旣歸用予僅數月用予以差出朱氏留京一二年間轉嫁多人嫁皆不及數月御史魏士章其一也余門生毛羽儀緣事在獄其父德輶來京朱氏又嫁之月餘謬以爲寡居兒婦而

嫁楊翠屏繩武得三百金士章聞之大怒上疏言德輶
販賣宗女遂下刑部提問翠屏懼出朱氏於外綠是士
章爲人所薄此等穢褻乃煩奏章未幾竟轉年例刑部
尋審德輶在京娶得朱氏其朱氏在京先嫁多人並非
宗女僅擬杖罪翠屏乃復攜朱氏之遵化任後三年翠
屏卒於遵化不知朱氏又往何處范永漸曰朱氏在京
數年楚人幾至嫁偏只是一箇風力余曰風力乃是言
官朱氏如何風力蓋紅漢遺風陳夏姬之流也
錦衣指揮許某名忘其乙亥十月毆死其妻喧動市井巡
城御史親至其室問以爲何動此惡念惟言情願償命
而已及問其子女家屬則所生二女皆被指揮淫之矣

於是指揮坐大辟草䕫不知何人後也

田弘遇又養一女曾一至宮中覩田妃　上見而喜之

妃即令出自此絕不復入壬午妃薨尋有九嬪之選蓋

　上意在弘遇女弘遇亦願以女入宮保後來富貴也

未幾以東警罷其事至秋而弘遇死矣

國家錢法莫盛於萬厤年間每六文作一分至天啟年

間如故余乙丑計偕所親見也辛未乃增至八文因錢

薄也然猶未大壞至今日而日甚一日私錢之禁日嚴

徒爲販鬻者苦揆其所以皆因有力者爲之如田弘遇

自寧波回載錢十三船入京昌晉幾萬萬弘遇用此錢

於百姓而欲百姓不用此錢將錙歸何處也在南之錢

百文僅值二分弘遇買來京用有四五倍之利萬萬之
錢贓銀亦以萬計矣律以歐陽駙馬之罪將何辭焉
襍錢既多勢不能禁其賤當因而益賤之而獨重制錢
俾二文當一文或三文當一文法在先行於上而以漸
及下京城內外凡收銀者皆令收錢制錢與襍錢兼收
至其折數亦如之行之月餘其應給銀者概給制錢未
有不樂其便者也襍錢自去制錢獨行無所用禁而錢
法疏通矣所謂因而利導之者也
周田二家無日不興作人皆樂爲周用不樂爲田用田
每伺工匠所在驅之以歸閉寘工所多者數月其非工
匠者驅作襍工筋力疲倣乃放之在內飯食不足又不

給值或伺間而逃乃得出也由是怨聲載道上於戚畹優厚而不欲朝臣與之結交相傳中宮曾指陳芝臺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旣是汝家翰林莫想做得閣老又項水心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綵花製作奇巧不數日傳達宮中上甚不悅旣而竟有降調之處卽此二事上於戚畹嚴防如此乃武陵專於內中取事而坦然無疑何也陳啟新自言隨例謁嘉定伯助以米數石云云有駁之者曰朝臣與戚畹原無相見之理何例可隨上於是重申戒諭亦不罪啟新也余門生周銓初得第嘉定長子名鑑者往拜之欲認爲同宗銓以問余余曰令伯叔

及昆仲科第接踵已是茂族何借他人若認一族後來只有損更無益也乃止

劉可斅初名可學本濟寧州吏目蓮妖之亂爲熊文燦巡捕文燦好以誅殺立威而信任可斅冤枉頗多可斅遂富旋京改名納監遂至上林掌監凡東人無不認同鄉者獨不認余以曾爲吏目必識之也可斅結交既多漸有營謀乃至條陳吏部事宜後因佛寺施銀千兩其疏簿達宮中　上以爲疑俾廠衛緝之遂至提問久而得釋豈佛力所佑耶

吳金箔者家巨富天啟中殿工至透借金箔飾殿節次至二百萬累年不能給完乙亥內璫盜禁中珠寶鬻於

其家後內璫處死而吳以不知得免但沒入其珠寶而已後竟以他事破家其房在崇文門內爲周嘉定所得煥然一新矣

祖母綠出滇南以盆注水入指頂大者則盆水皆綠鋪白紙於案而寘其上則案紙皆綠故名祖母綠癸酉春東廠緝得吏部打點人祖母綠一塊準銀七百兩 上遣人送至閣中諸老傳視大如拳云時楊彝屏在館中余問此物何用楊云有豆許大含口中可數日不飢是辟穀藥也未知然否余州楊春茂萬厤己卯解元先期夢買得劉某家祖母綠劉之祖名溥景泰間解元也尋爲舉首乃悟所夢矣

余州有解元七人劉溥號敬庵先生講學著書終身不仕其子卽進士劉槩與御史湯鼐同下詔獄者也楊春茂中解元時第二題爲敬大臣則不踰結中有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等語至京欲疏論江陵爲父所勸阻二人者皆奇人也楊尋卒不竟其志

黔國在滇世守宛然王者土官畏之其所挂征南將軍印每遇下行不至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用半印夷人奉之有如詔敕凡有所指麾此印一至土官家則相顧失色惟以應付出門爲幸近年以來威令稍稍不行矣

琴屏又言麗江軍民府產金每雨後山中尋得生金有

大於豆者所謂金生麗水者也土官木姓曾欲認黔國爲一族而黔國不許也有店房在張家灣其他處亦多有之見人執禮甚恭其地諸生皆利其所有每赴試必以金爲賸也

滇中之地極高每入京謂之下京計其地在數十仞之上以漸而下也會試例給郵符往返至庚辰下第一概不許用流離不能復歸乃有縊死在天壇者皆本兵楊嗣昌爲之自昔

祖宗成法其爲計豈疏於嗣昌哉節省幾何而失士子之心兼失遠人之心非所謂得策者也

進之萊大成巡按廣西回京具言荒僻之狀衙門公座

卓裳皆用泥塑而畫飾之交易皆婦人其丈夫鄉居不常入城也暹在彼苦瘴每日服人參以勝之差滿約服二十餘觔到京不多日而夜寢不復起將斂面色變青人以爲人參之咎果其然歟宜興師每日服附子五錢徐玄扈相君每日服大黃五錢皆是異事一名醫告余曰二人此時不覺後來須一總算帳玄扈尋卒於任疾不一二日了無他異宜興師又不得以附子死也嗚呼醫言亦不驗矣

暹之萊爲諸生時至海上一寺髣髴若生平曾經歷者蓋此寺中僧也後泊舟某處夢至文昌帝君所言官當至太僕寺少卿覺而訪之其側近數里有文昌祠徑路

一如夢中云頃自廣西差回將陞屢因欲避太僕逡巡不果未陞而歿歿後贈太僕少卿竟不可逃異哉
吳濬人亦夢曾爲松風寺僧方丈師作敘曾述及之後寓所失火被焚三日而卒亦僧家荼毗之義也宋九青在杞縣妻病甚危其僕夢至馬神仙廟有石碑上鐫宋名爲太僕寺少卿其後俸滿避之如之萊竟陞大理少卿歷太常至刑部侍郎則夢亦有時而不驗也馬神仙廟在萊陽縣人甚崇重之
夢有至奇者陳井研之祖名某巡按遼東御史也家本寒素其生時里中富室夜夢有人送扁至其家者署曰光祿第其人有兩子皆諸生以爲科第可待也未幾兩

子俱死諸孫零落漸貧鬻第於御史會差遼東卒於任以勤勞王事贈光祿少卿去富翁作夢時已五十餘年後有司送扁其家前夢始驗不知此事何急而豫兆於五十餘年之前且所兆者乃死後之贈官也胡菊潭世安爲余言如此

掖縣王萬象好言神怪自言少時遘危證夢雲長公騎馬持刀提人頭來救甚眞次日即愈又言曾在濟南處館有一狐甚靈主人病中思桃時方十二月計無從得狐言不難去一炊許時即向空擲下二桃連枝及葉露尚未乾問從何處得之則云來處遠甚蓋世間自有寒暑相反處也又二年狐使傖向主人言取桃事發不得

留矣自此遂寂然也

神仙事古來多傳之登州有王赤腳者不知其名但以赤腳爲號或見其方坐地上忽在樹杪土人多言其術甚奇逞逞出人意外有從之學者即言不可聞指數歲童子曰他卻學得嘗出其陰以示人則一如童子也一日將死遺言葬城門橋下如言掘之得石碑鐫赤腳王三字因埋之數日後於他縣有人見焉其在衡府甚久適工宜城談蔡蓬頭事甚悉其跡著世多知者此不具載蔡蓬頭王赤腳可作的對也

宜興師之再召夫人吳氏卒踰十年忽於夢中阻其出山宜興意未然之夫人云既不信吾言可同我暫至一

處宜興不覺臨去見一老僧頸繫一索夫人指示之際悚然驚寤自知不祥乃是夕世兄亦有此夢較著如此而不能斷割以及於難至濟上余造謁舟次語余曰自知再來必至禍及而不敢不來嗚呼豈其然歟

王巴縣宜興師之同年再召至京未見朝而罷或以爲井研欲據首輔故逐之去井研卽有此心無此力也宜興師緹騎催取候旨 上無日不遣人往偵相傳約巴縣於某處密語又傳以書納巴縣先抵京而後繼入此往偵之言播於京師者也 上因宜興遷延太久甚怒故宜興不敢再稽 上遂於前二日殺吳昌時等則宜興之死巴縣之逐決矣巴縣至艮鄉上疏票擬獎譽及

延佇等語俱爲　上所删塗此豈井研意也
京師凶宅逕逕而有如楊大洪及崔呈秀雖邪正不同先後並住一宅而相繼破家御史張聚秀尋卒於其內人相戒不敢居青州馮可賓獨買居之且開園起樓以娛封翁一日馮鄴仙元飆在朝𠉀於班次傳者閧然皆以爲可賓且爭咎此宅已而非也然其封翁竟歿於此宅繼之者亦以憂去太僕寺街亦有一宅素凶何香山居其中七八年其家中或見緋衣婦人往來空室香山不見也香山去後宋五河琮以考選僦居未一月而斃同館吳慎𦲷移入余以爲言吳云凡宅豈有不經人死者何妨於事未五日而吳病病十三日而歿余初住一

宅業師以序貢就選書館余寓倉猝病卒余旋奉差出
京同年張師度入居之病卒最後孫鳳毛亦卒於此宅
皆數人相繼事豈偶然然則凶宅果有之也
戶部員外余有訴四川人廚役爲妻摸殺埋宅中後居
者發得其屍轉相推究於是有訴冠帶閒住妻追敕命
也袁忍西愷參宋之書亦以鶴啄死屍爲言至煩御史
按驗在余與宋固非所以處下人要之此等非所以瀆
聖聽也至屠愚仙象美紅葉一事更屬褻以閨房不
堪道之事而騰章奏煩處分何爲也哉
屠愚仙薦張鳳翥爲邊才召對文華殿至日斜　上始
出而鳳翥自晨入飲酒已成大醉同召數人見其語狀

濟倒謂不可入鳳翥力爭欲入舊衲喧呼至左闕門守門中貴復加留阻鳳翥怒拳毆之復操俚語呼曰　皇帝老官召我何人敢阻由是數人力遏之而止然　上已知矣諸人對畢　上問張某何不至對曰適在郊外較射射畢飲酒不敢入　上曰想是酒醉發狂不懌而罷層於次日疏引罪也

熊文舉在吏部亦著清名一旦有過周謀事周謀韓城門生也江西人浙中知縣使人江西求熊封翁遺書文舉陞過爲部屬以甲科得此不爲難事乃又遣人於不申明前事因被緝獲其稟云所商之題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又云與敝座師言之指韓城也韓城出揭委

之文舉時文舉典試未旋矣部鞫乃封翁應之與文舉無涉於是封翁論戍而文舉一疏之後恬然服官余竊爲文舉不取也

丙子五月御史詹抑所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蓋以嘉善相君發端而及近日時政言甚切直　上怒召對辭色俱厲詹應對無所屈　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即如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　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嘖嘖歎服　上益怒閣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著都察院議處而已院議罰俸但議語涉誇遂併處主稿御

史張三謨而院乃以爲民議矣向令議語稍加詆摘即罰俸無不允者此中機括顱亦易知而當事者未悟激成擯直之舉良可恨也

仇維禎以侍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璫守禦之能御史今僉憲金光宸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於維禎責備極當而　上召對平臺怒甚日仇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便爾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光宸如故矣

辛巳冬月忽起大風午門及左右掖門門闕一時俱折加截斷者亦可異也余未在京中書于允中言之癸未既復內操一日雷震奉先殿毀其脊上天仁愛能無惕

然於其間歟

陳啟新既用　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埰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等語　上不悅諭輔臣曰只是處分可矣管他甚麼刀筆意猶未脫然也部議在外撫按提問本欲困之以法以快人心乃使乘間脫逃路皓月不得辭其責矣

陳啟新曾清理順天府錢糧將科場供給裁削太過主考猶可支吾房考至無炊爨且考官房中一切借辦榜出天尚未明而府役率行戶百餘索取諠譁滿前何其無大體也國家惜費亦不宜惜及於此在啟新固所不知乃啟新被參提問已經數月而尚仍其陋則順天府

官亦去敝新不遠矣
國初止有廪生後乃加增廣附學故試錄於某府州縣學下廪則止書一生字餘則加增廣附學於生字上此舊例也河南周藩宗學創開科第誤書宗學學生多一學字丁丑一榜乃以增廣附學之上俱落學字徑接府州縣有是理乎是時孔句容爲副考塡寫紙條不甚留意塡榜儒士不諳舊規遂誤至此榜後言之句容且曰須經重刻乃便進呈句容日然因言留都遇丁祭惟國子監舉行上江兩縣統於府學如京師故敝鄉嘲京城諸生日應天府學不祭 上江兩縣無學正此類也相與一笑而罷句容事多不知與禮部言否閱月進呈竟

仍其故至壬午一切正之

正統試錄有試中書舍人竟書其銜而不用鄉貫　世廟時錄可按也近日孫鳳毛姜金肩皆中書出身仍書某學某生而已往時教官無不書銜故拆卷時有一教官則房考爲之失色今書銜者僅十之一二其爲教官與否無從而知矣辛未浙江王佐甲戌南直吳鍾巒俱以中州教官中鄉試至會試仍入北卷中式無或問者此又何也

自甲戌顏茂猷五經特準殿試丁丑有五經四卷止中揭重熙時令各書本經四義於四經之前揭爲書經則場中明知其爲揭矣此甚不可也其餘三卷皆差經旨

不必言揭卷在書一房其房師將以爲首而總裁不肯也曰正爲五經不可掄魁此何言也夫明旨列茂猷於正榜之前卽元且居後矣乃不可掄魁乎文章公器闇以五經增價不聞以五經受累也壬午場中止有二卷各卷謄畢始入羅小遜曰既是二卷止可中得一卷余曰不然且看文字如或不佳一卷亦不可遷就如佳雖有十卷也須中他小遜曰然既而二卷皆佳但五經序列不便分房因書各房於小紙與小遜各拈其一此時一名二名俱定三名以二場帖出中書黃耳鼎房中卷也黃方俸滿考選小遜欲以次卷陞補余甚不愜意至四名禮記卷又甚佳不可易余惟期拈得書經春秋則

以五經卷爲魁以專經卷爲第六名庶破丁丑總裁之
謬不意拈得詩二房及禮記房則不得不以爲第二卷
矣豈數爲之賊或者不知以爲違丁丑舊例而實非也
循幸小遜俯聽余言開五經二卷之例明年二卷皆捷
復有五經一卷名趙天驥者在山西以五經中式至是
亦在中列塡榜之際井研及通州曰五經只好一卷如
何又是一卷遂以本房易經塡注是不敢於破例而敢
於欺也請問二公壬午之前何處有二卷之例豈中堂
擔當反不如兩宮坊耶井研不足道通州是何道際
上以格外用之而不能破格以事　上小事如此大事
如何去得

丁丑闈中羅小遜以夢故焚香拜落卷信手抽得一卷甚佳乃破中有鏡字者忘其名余未有夢而搜閱落卷不遺餘力僅得一卷亦無他異但首篇承上節惡字來從惡說到好又從好說到惡不作兩平其先爲同事蕭歷室譽塗竄滿卷遂命人洗淨加以圈點且批云會場大矣何可少此一種薦之句容是日句容晨起似夢非夢若有人捉其臂者旣而此卷適至遂收之卽烏程閔度卷也余詩有云吾道艮堪據鬼謀非所尊蓋謂此也壬午有諸城丁某者以三百金得監元復營關節故訐事李森先以擬題挂議丁見事蹟頗露不敢入場而去余與小遜因而加愼則有之迨後榜出江西有一二人而

山東並無一人時入試者六十有餘並副榜亦無之事出偶然東人遂謂余有心避嫌不知闈中安知其爲東人而汰去之若拆卷之時衆目共注已定之卷誰得以意改移夫但保自己名位而排擠桑梓此謝德州陞之所爲也余雖不肖萬萬不至如此

胡江原名大捷行人俸滿業已出缺候考乃復入丙子北闈中書陳龍正閱戴記借其擬題一帙榜出所中有胡維孚者物議騰沸龍正爲醒迷記一通後維孚爲部科磨勘四義刻布於本題無涉龍正乃自陳有醒迷記旋得旨進呈發鈔故維孚革褫胡江降處郎副考闈中畏亦降贊善而龍正無恙此事殊不可曉胡特泛然撥

題耳出題在龍正閱文在龍正而乃嫁禍他人何爲者也且其醒述記不過因物議之及更加詆毀不受其饋杯耳有何發姦之功而超然事外故浙人亦有不能平者

此科解元馬之驪文較癸酉殊勝乃有一二下第諸生吹索字句投揭於陳啟新遂至疏聞於是主考黃東厓上疏自明云吏科無銜文之責啟新非能文之人 上塗吏科句意可知也部議竟以褻字不雅罰至囤科無論一字不足以累全文即專論一 字有何大戾而至是也啟新不足責儀制案呈逢迎啟新者推其用心何所不至

自庚午姚現聞希孟以中武生被處北闈遂爲畏途蓋輦轂之下議論易生風波易起也癸酉張費縣序及先期託疾杜門因以方遂安爲主考是科獨無議爲希遘也壬午余以赴京之遲爲宜興師所不喜甘心寧入北闈或詰余曰業以遲矣何不再遲半月明年便入會闈余曰是則罪之大者噫亦良苦矣

劉澤芳可歎之子年雖幼而文字儘可中式乃鄙中不肖司官以伊巨富垂涎而不得則磨勘其卷以爲奇貨謂其套用敦厚以崇禮舊文幾於全錄次二篇亦然不知北場文字有用本題舊文數行彼此相同仍在中列者況別題文字焉能禁其套用且亦何必禁也一一一司

官吏加很戾稍欲伸說其閒便執巨富爲辭相與目笑之反似受其賄將代爲出脫者此等鬭氣大不可忍

子平言命理平抑數也子平五星之說余自幼不甚信以其年用建寅而日月建子也以十一十二月爲去年而以子時丑時爲今日卽果有此理果有此數而舛錯如此何能奇中京師有王太和者江西人人共以爲神驗一日與傅海峰鍾秀訪之方巾道袍屏去僕從說宮候選之官推算良久一毫不似余與傅相視而笑壬午杖卜曾以柄用許宋九青又言六月二十三日當召對是日果召對乃下獄非柄用也太和自此逃去不知所之

劉芴孫重慶戶部侍郎生平有好古之癖日用之物無一猶人者凡古異之物價無貴賤以必得爲主歿後欠債二三千金皆費于所好者也余嘗飯其家所用食器燦然黃色皆　宣廟壇器也不歲餘皆散於京師傅海峰得其一鼎價一百二十金其買時三百餘金其他物皆稱是也

徐僉憲籛攜一元章石卷幾百餘種五色胥備其石各有所似而不似石者頗多其狀歷落目所未睹

京師有二古像其一旃檀佛立像在鷲峰寺有古記其質深碧似金似石間有似木處乃西國優塡王當釋伽在時所造自漢茲入中國歷一千餘年像莫古於此者其

一大士像在稽山會館尉遲敬德所造也旃檀像萬厤
年間覆之以金殊爲可惜矣
又有貫休羅漢在城南一寺十六軸古絹爲香煙所侵
黑色持向日中僅辨髣髴閱數軸往往目眩無能一日
閱十六軸者亦奇物也
殿試之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飯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
傳爲故事癸未余得觀焉吳道子畫也皆立像上署銜
名無他景物點綴末有沈括䟦及問所從來則正統年
間山西一監生條陳兵事兼進此卷疏旣下併此卷俱
付兵科遂留至今時沈蒼嶼肖培爲都科復出調馬銅
牌蓋銅符也字皆反凹其正文隆起者藏番人處大篆

云　皇帝聖旨下爲二行云合當差發不信者死外以紅皮爲套冒之旁有細字曰撒剌哈必番人名號也當時以調番馬當在茶馬之前矣嗟乎國初威命如此覽之徒增慨歎耳

太僕寺石刻畫馬有二一史道碩一趙孟頫皆王鳳洲世貞官太僕時所摹勒也趙畫馬人所共知史五代時人畫馬視趙爲奇筋骨鬃鬣更加峻嶒借此以久其傳實爲厚幸矣

內閣宣聖像亦吳道子畫余嘗入視其像冕旒端坐亦無景物大都如世俗所畫神像者龕外有帷帷中然鐙絹色又古但見其依稀耳下有範銅像兼四配像則

宣廟所賜也
內閣設先聖像而閣臣兩列坐焉中施長案相對治文書儼如先聖臨之者制固善矣若文華門東直房不過暫憩之處亦有小像則余所未解也余嘗教習內書堂堂西向約十餘間其南一室奉先聖其北一室亦奉先聖於南則拜於北則揖不知何所取義夫設聖像於教習內豎之堂已非所宜況相去咫尺而設二處不亦瀆乎所當議撤者也
凡入內書堂其司禮掌印俱投侍生帖蓋國家設詞林衙門雖冷體貌則崇自史官已然彼亦不以為異也論者乃稱張江陵投晚生帖於馮保得非不悅江陵之人

造爲此說以誣江陵者乎然近日張淄川以首輔之命不出傳聞其求曹化淳實有此事淄川原非詞林出身未必無此苟且之事但取戊辰會試錄觀之內外簾官凡給事中御史無不因魏璫帶卿銜及都御史銜者獨詞林如故蓋詞林之體原自無所營競雖諂躁者不能改其常也　祖宗以此儲公輔意深遠矣
杜毅齋三策册封琉球海中月夜如在水晶琉璃中遇雨尤奇水自空中直下與海水相接渾而爲一雨中有赤黃綠黑等龍隨水上下鱗爪攫拏毫髮皆見僅七日至琉球回時中路舵折一日一夜在回溜中行不知遠近舟人自分不全黎明忽見遠山諦視之福州山也不

炊許時已抵岸矣

福州海中有彭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彷彿可見有參將領兵駐其中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又有東島者視彭湖爲近內惟產鹿千百爲羣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

應劭風俗通記稀姓十餘人皆爲太守或以爲非實然不必非實也南部新書言唐太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姓氏稀僻者謂之榜花余攷洪武以來登第稀姓四年辛亥則有智審元氏人 爾朱欽富平人 永樂十三年則有巴鏞江西都昌人 宣德五年則有薩琦□□人 正統十三年

則有越堅人□□景泰五年則有上泰江夏人上字與尚同異茂彪襄陽
人聊讓蘭州人天順元年則有上志朝邑人與泰又異省七年則有
亯茂公安人殿試改爲陝崇禎年公安有陝嗣宗成化二年則有乙暄海州人
沃類定海人五年則有勒璽曹縣人八年則有閻鉦涇州人蘭
玉趙州人十一年則有仰昇無爲州人滑浩太醫院人十四年則有
才寬遷安人鈕清會稽人蒴欽盧龍人二十年則有稅新四川南谿
人二十三年則有仵紳蒲圻人弋福代州人弘治六年則有
蔚春合肥人院賓順天人院字與苑異閻潔涇州人仰儒餘杭人與仰昇又異省
九年則有汝泰吳江人十二年則有牧相餘杭人十五年則
有訾綬朔州人正德元年則有堯弼內江人三年則有銀鏡
忻州人六年則有頓銳涿州人九年則有底蘊攷城人及宦交河

人十二年則有仵瑜蒲圻人十五年則有俎琚磁州人眭紘武進人眭音須初杲潛江人嘉靖二年則有阿其麟代州人五年則有拱廷臣桂林人八年則有眭煒丹陽人與紘異縣鄭鼎太倉人十一年則有承林德州人十七年則有汝齊賢吳江人順境武昌人步允遷蘄州人卿文瑞公安人蒿賓滕縣人二十年則有鈕緯會稽人弋中和南充人與麗異省二十九年則有操守經浮梁人三十二年則有鈔介彰德人三十五年則有操時賢浮梁人隆慶二年則有咸懷艮萊陽人五年則有由禮門杞縣人令狐氏唐宰相族也當時以門族單少有相認者卽收之甚至姓胡人亦冒稱令狐或嘲以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令萬麻中有進士令狐泌近日有新

城令令狐輝不知其爲宰相之後否以上四十餘姓皆
從會試錄得之非傳疑也又益都有郇姓本毛詩郇伯
勞之之郇乃音環不音旬郯城有樵姓樵音卓亦巨族也
黃縣有濘于即髡之後歷代墓具存大顯於唐碑表相
望今族屬千餘人而無業儒者范黃縣云然又山東有
舉人睢琕唱名之際二字俱不識乃自言音雖沖又非
不識甄盎之比也其不係士紳者稀僻之姓所在而是
又不可盡記也按洪武中嘗禁胡姓一時或改就漢姓
如亓姓者人以爲元字而伸其下然今元姓儘多元人
非元姓也如慕容赫連拓跋之類今世絕無彼雖胡姓
相沿已久不妨與漢姓兩存禁令一出或因而改者多

矣至於胡人賜姓如恭順侯之吳實繁有徒奕世而後
安知其所自出又不如漢自漢胡自胡之爲愈也

玉堂薈記卷之二